

2020
20个小康故事“没有全民健康,就没有全面小康”
一位宁波医生眼中的

改造前的比如县扎拉乡卫生院。



刘琳下乡调研。

西藏自治区海拔3900多米的高原上,从比如县到那曲的317国道是驴友常选的网红路。立于苍茫的悠悠雪山和怒江两岸的绵延绿草,美得像幅超然的画。

而在过去很多年里,这段两三百公里的沥青马路也是比如人民的救命通道,起点是雪山褶皱里各个村庄,终点是那曲地区人民医院。

五六小时的车程往往惊心动魄。时任宁波市康宁医院副院长的刘琳援藏到比如的第二天,一个小伙肋间血管破裂,伤口不大,但是因为比如没法做手术,只能送往那曲,在车上流血流了5个小时,差点没救过来。

当地人告诉急得脸色发白的刘琳,很多患者就死在这条路上,“最可怜是女人难产,经常两个都没了。”

“那要改,要改!”不知是因为高原反应还是过于震惊,刘琳觉得自己说话都不利索了。

那是2016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时提出,“没有全民健康,就没有全面小康”,深深影响了刘琳。随后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发布实施,这位初到高原的援藏干部想,至少先让大伙在家门口能看上病。

那时谁也没有想到,后来在全西藏推广的县级医改“比如模式”由此蹒跚起步。

A 他的第一感觉是“看个病太难了”

位于那曲地区东部的比如县地广人稀,从县城出发,沿着悬崖边的山路蜿蜒而上,到任何一个乡镇都需要艰难而漫长的跋涉。

刘琳到那里的第一周,就把所有乡镇都跑了个遍。他的第一感觉是“这里看个病太难了”。

60多岁的老人得了包虫病,肚子大得像孕妇。他盖着脏兮兮的被子,面朝门半躺着熬了一年多。这是畜牧区的一种地方病,比如县人民医院做不了手术,有人劝他去那曲,或者直接上拉萨,老人不肯,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对抗死亡。

床对面发黄脱皮的墙上,歪

歪扭扭地记着几个偏方。“自己病自己治!”他念叨着起身,从一个黑漆漆的壶里倒出浑浊的药,咧嘴一笑。

两年前,老人的儿子因为“支气管炎”总不好,便下决心去了那曲的医院,在那里查出了肺癌。他们去了拉萨,那里有全西藏最好的医院,但经过路途遥远、看病沟通不畅等曲折,这条艰难的求医路最终换来的是泪水。这位伤心的父亲已为儿子过了第一个忌日。

“当初儿子不去的话,也许还能活长点。”老人眯起眼忍住泪。他觉得是一路劳顿和折腾提前带走了孩子。

产妇去医院的比例也很低。“我们劝产妇提前到医院来生产,可很多牧民觉得,好医院太远,县里医院能力太差,跟家里生差不多。”乡镇卫生院医生说。

如果遇到难产,比如县人民医院没法做剖宫产手术,送那曲上级医院又太远。因此,当地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总是居高不下。

没法做手术是因为缺人才。比如县人民医院50多人中仅2人有医师资格,考出证的执业医师都想离开,剩下的都是业务不精的和年纪很大的。所以县人民医院只能看普通肺炎、肠胃炎之类的毛病。

B 硬件条件差,盖楼!“楼有了,人呢?”

刘琳刚到比如的时候,11个乡镇的9个卫生院中只有一个医生有医师资格,而这个刚考出证的姑娘正准备调走。

她一说起这事就泪光盈盈:“领导,你知道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沟里熬三年多苦吗?没朋友、没亲人,找不到男朋友也学不到东西,我不该走吗?”

“我很理解你……”刘琳觉得自己至少该挽留一下,但一张嘴却发现什么也说不出。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,鼻血喷涌而出。

当地恶劣的环境考验着很多外来者,除了鼻子嘴唇出血不断、一走路就喘、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之外,缺氧还会造成记忆力减退、反应变慢,刘琳经常说话说到一半就忘词,脑子一片空白。只有夜深人静时,白天的一幕幕才会无比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——

县人民医院冷冷清清,手术室闲置已久,病房区人迹寥寥的

走廊里,穿堂风长驱直入;卫生院还是土坯房,没有任何像样的医疗设备,架上的药品种类少得可怜,陈年污垢掩盖了诊室桌子原来的颜色,针管、纱布等医疗垃圾和饮料瓶、一次性饭盒堆在一起,观察室一片漆黑,病床堆满杂物……

谁愿在这种地方看病呢?刘琳刚担任比如县卫计委副主任时,住院病人县外转诊率超过90%。当地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那时投入援藏资金6000万元、总建筑面积25000余平方米的医疗中心已经盖了两层了。但在康宁医院管过基建的刘琳一眼就看出了问题。

因为设计方经验不足,这座按照二甲标准建设的医疗综合体更像一座简单的办公楼,污水处理、手术室净化、中心供氧、内网系统、放射防护等细节都没有考虑到,医疗流程也不合理。于是他一口气提出了58条整改建议,

得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认可后,刘琳利用春节假期赶到成都设计单位,一个插座一个开关地改,然后既做甲方、又做监理地盯着。

大楼拔地而起的同时,乡镇卫生院也完成了改造。一批批设备采购进来,比如甚至有了那曲地区第一台核磁共振机。

但硬件的提升并不能解决管理和业务人才极度缺乏、管理架构不合理、信息化缺失、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,这也是医改的难题。在自然条件恶劣、总人口不过7万多的比如县,有突破的可能吗?

刘琳住的县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,没有4G网络,还常常断电,大把的时间只能用来思考:“楼有了,人呢?”

在奔走大半年,做了无数调研和分析后,在那些殚精竭虑辗转反侧的夜里,答案渐渐清晰起来。